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

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，便叫兩墨會帳。兩墨道：「銀子不彀了。短的不足四兩呢。我算給相公聽；咱們出門時共剩了二〇八兩。前天兩頓早尖連零用，共費了一兩三錢。昨晚吃了四兩，再加上今晚的六兩六錢五分，共合銀子三〇一兩九錢五分。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？」顏生道：「且將衣服典當幾兩銀子，還了帳目，餘下的作盤就是了。」兩墨道：「剛出門兩天就要典當。我看除了這幾件衣服，今日當了，明日還有甚麼？」顏生也不理他。兩墨去了多時，回來道：「衣服共當了八兩銀子，除還飯帳，下剩四兩有零。」顏生道：「咱們走路罷。」兩墨道：「不走還等甚麼呢？」出了店門，兩墨自言道：「輕鬆靈便，省得有包袱背著，怪沈的。」顏生道：「你不要多說了。事已如此，不過費去些銀兩，有甚要緊。今晚前途，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。」兩墨道：「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。若說他是誑嘴吃的，怎的要了那些菜來，他筷子也不動呢？就是愛好喝酒，也不犯上要一罈來，卻又酒量不很大，一罈子喝不了一零兒，就全剩下了，白便宜了店家。就是愛吃活魚，何不竟要活魚呢？說他有意要冤咱們，卻又素不相識，無仇無恨。饒白吃白喝，還要冤人，更無此理。小人測不出他是甚麼意思來。」顏生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他是個瀟灑儒流，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。」

主僕二人途次閒談，仍是打了早尖，多歇息歇息，便一直趕到宿頭。兩墨便出主意道：「相公，咱們今晚住小店吃頓飯，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，再也沒的耗費了。」顏生道：「依你，依你。」主僕二人竟投小店。

剛剛就座，只見小二進來道：「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顏相公呢。」兩墨道：「很好。請進來。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。這個小店也沒有甚麼主意出的了。」說話間，只見金生進來道：「吾與顏兄真是三生有幸，竟會到那裡，那裡就遇得著。」顏生道：「實實小弟與兄臺緣份不淺。」金生道：「這麼樣罷。咱們兩個結盟，拜把子罷。」兩墨暗道：「不好，他要出礦。」連忙上前道：「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，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，只好改日再拜罷。」金生道：「無妨。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，什麼俱有。慢說是祭禮，就是酒飯，回來也是那邊要去。」兩墨暗暗頓足，道：「活該，活該！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。」

金生也不喚兩墨，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。他便吩咐如何先備豬頭三牲祭禮，立等要用；又如何預備上等飯，要鮮串活魚；又如何搭一罈女真陳紹；仍是按前兩次一樣。兩墨在旁，惟有聽著而已。又看見顏生與金生說說笑笑，真如異姓兄弟一般，毫不介意。兩墨暗道：「我們相公真是書呆子。看明早這個饑荒怎麼打算？」

不多時，三牲祭禮齊備，序齒燒香。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，理應先焚香。兩墨暗道：「這個定了，把弟吃准了把兄咧。」無奈何，在旁服侍。結拜完了，焚化錢糧後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，金生在下面相陪。你稱仁兄，我稱賢弟，更覺親熱。兩墨在旁聽著，好不耐煩。

少時，酒至菜來，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。兩墨也不多言，只等二人吃完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，道：「吃也是如此，不吃也是如此。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。」便叫：「小二，你把那酒抬來。我有個主意。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來。有的是酒，有的是菜，咱們大伙兒同吃，算是我一點敬意兒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小二聞聽，樂不可言，連忙把那邊的小二叫了來。二人一壁服侍著兩墨，一壁跟著吃喝。兩墨倒覺得暢快。吃喝完了仍是進來等著，移出燈來也就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顏生出來淨面。兩墨悄悄道：「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相公結義。不知道他家鄉何處，知道他是甚麼人。倘若要是個蔑片，相公的名頭不壞了麼？」顏生忙喝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休得胡說！我看金相公行止奇異，談吐豪俠，決不是那流人物。既已結拜，便是患難相扶的弟兄了。你何敢在此多言！別的罷了，這是你說的嗎？」兩墨道：「非是小人多言。別的罷了，回來店裡的酒飯銀兩，又當怎麼樣呢？」

剛說至此，只見金生掀簾出來。兩墨忙迎上來道：「金相公，怎麼今日伸了懶腰，還沒有念詩，就起來呢？」金生笑道：「吾要念了，你念甚麼？原是留著你念的，不想你也誤了，竟把詩句兩耽擱了。」說罷，便叫：「小二，開了單來吾看。」兩墨暗道：「不好，他要起翅。」只見小二開了單來，上面寫著連祭禮共享銀八兩三錢。兩墨遞給金生。金生看了看道：「不多，不多。也賞他二兩。這邊店裡沒用甚麼，賞他一兩。」說完，便對顏生道：「仁兄呀！……」旁邊兩墨吃這一驚不小，暗道：「不好。他要說「不關虛了。」這二〇多兩銀子又往那裡弄去？」

誰知今日金生卻不說此句，他卻問顏生道：「仁兄呀！你這上京投親，就是這個樣子，難道令親那裡就不憎嫌麼？」顏生歎氣道：「此事原是奉母命前來，愚兄卻不願意。況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，恐到那裡未免要費些唇舌呢。」金生道：「須要打算打算方好。」

兩墨暗道：「真關心呀！結了盟，就是另一個樣兒了。」正想間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。兩墨才待要問「找誰的？」話未出口，那人便與金生磕頭，道：「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，恐爺路上缺少盤費，特送四百兩銀子，叫老爺將就用罷。」此時顏生聽得明白。見來人身量高大，頭戴雁翅大帽，身穿皂布短袍，腰束皮帶，足下登一雙大曳拔鞞鞋，手裡還提著個馬鞭子。只聽金生道：「吾行路，焉用許多銀兩。既承你家老爺好意，也罷，留下二百兩銀子。下剩仍拿回去。替吾道謝。」那人聽了，放下馬鞭子，從襠連叉子裡一封一封掏出四封，擺在桌上。金生便打開一包，拿了兩個銀子，遞與那人道：「難為你大遠的來，賞你喝茶罷。」那人又爬在地下，磕了個頭，提了襠連馬鞭子。才要走時，忽聽金生道：「你且慢著，你騎了牲口來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是。」金生道：「很好。索性「一客不煩二主」，吾還要煩你辛苦一趟。」那人道：「不知爺有何差遣？」金生便對顏生道：「仁兄，興隆鎮的當票子放在那裡？」顏生暗想道：「我當衣服，他怎麼知道了？」便問兩墨。

兩墨此時看得都呆了，心中納悶道：「這麼個金相公，怎麼會有人給他送銀子來呢？果然我們相公眼力不差。從今我倒長了一番見識。」正呆想著，忽聽顏生問他當票子。他便從腰間掏出一個包兒來，連票子和那剩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攔在一處，遞將過來。金生將票子接在手中，又拿了兩個銀子，對那人道：「你拿此票到興隆鎮，把他贖回來。除了本利，下剩的你作盤費就是了。你將這個襠連子放在這裡，回來再拿。吾還告訴你，你回時不必到這裡了，就在隔壁太和店，吾在那裡等你。」那人連連答應，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。

金生又從新拿了一錠銀子，叫兩墨道：「你這兩天多有辛苦。這銀子賞你罷。吾可不是蔑片了？」兩墨那裡還敢言語呢，只得也磕頭謝了。

金生對顏生道：「仁兄呀！我們上那邊店裡去罷。」顏生道：「但憑賢弟。」金生便叫兩墨抱著桌上的銀子。兩墨又騰出手來，還有提那襠連。金生在旁道：「你還拿那個，你不傻了麼？你拿的動麼？叫這店小二拿著，跟咱們送過那邊去呀。你都聰明，怎麼此時又不聰明了？」說得兩墨也笑了。便叫了小二拿了襠連，主僕一同出了小店，來到太和店，真正寬闊。兩墨也不用說，竟奔上房而來，先將抱著的銀子放在桌上，又接了小二拿的襠連。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邊椅子上坐了。這邊小二慇懃沏了茶來。金生便出主意，與顏生買馬，治簇新的衣服靴帽，全是使他的銀子。顏生也不謙讓。到了晚間，那人回來，將當交明，提了襠連去了。這一天吃飯飲酒，也不像先前那樣，止於辣可吃的要來。吃剩的，不過將夠兩墨吃的。

到了次日，這二百兩銀子，除了賞項、買馬、贖當、治衣服等，並會了飯帳，共費去八九〇兩，仍餘下一百多兩，金生便都贈了顏生。顏生那裡肯受。金生道：「仁兄只管拿去。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吾的盤費，吾是不用銀子的。還是吾先走，咱們就都再會罷。」說罷，執手告別，「他拉」「他拉」出店去了。顏生倒覺得依戀不捨，眼巴巴的睜睜的目送出店。

此時兩墨精神百倍，裝束行囊，將銀兩收藏嚴密，只將剩下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。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，扣備停當，請相公

騎馬。登時闊起來了。兩墨又把雨衣包了，小小包袱背在肩頭，以防天氣不測。顏生也給他僱了一頭驢，沿路盤腳。

一日來到祥符縣，竟奔雙星橋而來。到了雙星橋，略問一問柳家，人人皆知，指引門戶。主僕來到門前一看，果然氣象不凡，是個殷實人家。

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叫柳洪，務農為業，為人固執，有個慳吝毛病，處處好打算盤，是個顧財不顧親的人。他與顏老爺雖是郎舅，卻有些冰火不同爐。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尹，以為將來必有發跡，故將自己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就許配了顏查散。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，送了信來，他就有些後悔，還關礙著顏氏安人不好意思。誰知三年前，顏氏安人又一病嗚呼了。他就絕意的要斷了這門親事，因此連信息也不通知。他續娶馮氏，又是個面善心毒之人。幸喜他很疼愛小姐。他疼愛小姐，又有他的一番意思。

只因員外柳洪每每提起顏生，便嗒聲歎氣，說當初不該定這門親事，已露出有退婚之意。馮氏便暗懷著鬼胎。因他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，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。他打算著把自己姪兒作為養老的女婿。就是將來柳洪亡後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馮家之手。因此他卻疼愛小姐。又叫姪兒馮君衡時常在員外眼前獻些慇懃。員外雖則喜歡。無奈馮君衡的像貌不揚，又是一個白丁；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脛來。

一日，柳洪正在書房，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已及歲。顏生那裡杳無音信。聞得他家道艱窘，難以度日，惟恐女兒過去受罪。怎麼想個法子，退了此親方好？正在煩思，忽見家人進來稟道：「武進縣的顏姑爺來了。」柳洪聽了，吃驚不小，登時就會沒了主意。半天，說道：「你就回覆他，說我不在家。」那家人剛回身，他又叫住，問道：「是什麼形相來的？」家人道：「穿著鮮明的衣服，騎著高頭大馬，帶著書僮，甚是齊整。」柳洪暗道：「顏生想必是發了財了，特來就親。幸虧細心一問，險些兒誤了大事。」忙叫家人「快請」，自己也就迎了出來。

只見顏生穿著簇新大衫，又搭著俊俏的容貌，後面又跟著個伶俐小童，拉著一匹潤白大馬，不由得心中羨慕，連忙上前相見。顏生即以子姪之禮參拜。柳洪那裡肯受，謙至再至三，才受半禮。彼此就座，敘了寒暄，家人獻茶已畢。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，特奉母命投親，在此攻書，預備明年考試，並有家母親筆書信一封。說話之間，兩墨已將書信拿出來，交與顏生。顏生呈與柳洪，又奉了一揖。此時柳洪卻把那個黑臉面放下來，不是先前那等歡喜。無奈何將書信拆閱已畢，更覺煩了。便吩咐家人，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。顏生還要拜見姑母。老狗才道：「拙妻這幾日有些不大爽快，改日再見。」顏生看此光景，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。

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；不然，老狗才絕不肯納。可見金生奇異。

特不知柳洪是何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